

ДУМЫ
苏联文学沉思录
о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刘亚丁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苏联文学沉思录

刘亚丁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6·成都

(川)新登字 014 号

责任编辑:魏素先

封面设计:黑 蚁

技术设计:春 燕

责任印制:李 平

苏联文学沉思录

刘亚丁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望江路 29 号)

郫县犀浦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32 开本 9.625 印张 2 插页 230 千字

1996 年 7 月第一版 1996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册

ISBN7—5614—1358—0/I · 189 定价:15.00 元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创新和争夺文化霸权(1932年以前)	(4)
第一节 《交响曲》:俄国传统小说的终结	(6)
故事及寓意.....	(7)
世纪儿的焦虑和升华	(10)
赞美本体	(12)
回归狄奥尼索斯	(15)
第二节 白银时代:挣脱古典诗歌.....	(20)
超越尘世·立足现代	(22)
语言实验	(25)
写来看的诗	(31)
余论	(37)
第三节 《十二个》:三种新阐释.....	(37)
由本能升华为精神	(38)
神话的复活	(42)
骚乱后的和谐	(46)
第四节 《圣谢尔基传》:故国情思的人格化.....	(51)
扎伊采夫其人	(51)
追求神圣	(53)
第五节 《切文古尔》:天堂神话的幻灭.....	(57)

	小说的故事和小说中的故事	(58)
	神话与现实	(59)
	神话的幻灭	(60)
第六节	高尔基:小说革新家	(67)
	俄罗斯漫游者的故事	(67)
	公正的史笔	(70)
	灰色的葬礼进行曲	(76)
	封面上译掉的一个词	(82)
第二章	中心 边缘 对话(80年代以前)	(88)
第一节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建构新的人格	(90)
	群体主义和英雄	(91)
	精神寻根	(97)
第二节	《静静的顿河》:成人童话的消解	(100)
	两套话语	(101)
	作品定位	(107)
	史诗式的叙述方式	(109)
第三节	《大师和玛格丽特》:莫斯科的现代神话	(114)
	三种时空	(114)
	历史文化意蕴	(117)
第四节	《日瓦戈医生》:隐士的悲怆音诗	(120)
	悲怆基调	(121)
	是诗歌,是音乐,也是小说	(134)
第五节	《癌病房》:消解中心文学的对话	(141)
	审判	(142)
	活法	(145)
	戏拟崇高	(149)

讲故事的高手.....	(154)
第三章 蓦气 危机 多元(苏联解体以前).....	(157)
第一节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纵论.....	(158)
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及其关系.....	(159)
1953年以前:平衡稳定发展	(162)
1953年以后:失衡修补解构	(167)
文艺学的困境:由保卫到取消	(172)
第二节 苏联文学的危机:20年代小说	
与80年代小说的对比	(176)
从少年到老年.....	(177)
从讲故事到发议论.....	(184)
从“展示”到“讲述”.....	(190)
结论.....	(195)
第三节 1985,警钟为何而鸣	(196)
绝非杞人忧天.....	(199)
孤独的愁容骑士.....	(202)
政论化与内省倾向.....	(204)
第四节 伊斯坎德尔:笑看世界的阿布哈兹人	(209)
魂系契革木.....	(209)
含泪的笑声.....	(217)
第五节 《三个养蜂人》:真理探索者的困惑	(226)
第四章 苏联文学功能论.....	(233)
第一节 教育和拯救:苏联文学的两种深度模式	(234)
文学英雄与生活楷模.....	(234)
灵魂的焦虑和欣悦.....	(239)
文学,既有功利性,又有超越性.....	(245)

第二节 弥赛亚:苏联文学中的世界幻象	(249)
世界革命大火.....	(249)
庞贝城的救星.....	(252)
托阿富汗圣母之福.....	(256)
“第三罗马”的神话.....	(259)
第三节 宗教:苏联文学挥之不去的情结	(262)
“造神说”与神的诞生.....	(262)
基督降临人世·革命走向神圣.....	(264)
宗教题材的边缘化和复归.....	(268)
第四节 回归自然:最后的田园牧歌	(273)
形而上:“自己的宇宙统一”	(273)
形而下:切尔诺贝尔的“末日审判”	(280)
走出悖论:回归自然	(284)
 附 录.....	(291)
生活在小说中的作家	
——访法·伊斯坎德尔.....	(291)
战争出诗人	
——访马·加丘林.....	(295)
参考文献.....	(301)

引　　言

早在1990年7月，就有人急急忙忙在“追悼”苏联文学了。^①在此之前，捷克出身的一位作家也宣告了她的死亡。当苏联作为一个国家于1991年12月解体的时候，他们或许会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自鸣得意。

预言家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俄罗斯或乌克兰作家会这样说，我正在写的作品属于苏联文学。然而历史会嘲笑高明的预言家。古希腊的城邦早就灰飞烟灭了，荷马至今还活在亿万读者心中。

只要人们还在吟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只要历史还记载1917年的彼得格勒，只要人们还未忘却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只要人们还愿意欣赏优美的散文、诗歌、戏剧，苏联文学就不朽。

这本书与其说是学术著作，不如说是对远去的老友的缠绵回忆。这位老朋友的确给过我们许多有益的启迪和深刻的教训。在带着理智和情感的回忆中，老朋友的形象和精神将得以再现。再现中，批评者的主体意识应当照耀对象，与对象融为一体。

对“苏联文学”的内涵和外延，今天可能有不同的解释。我们认为

^① 参见维·叶罗非耶夫的《追悼苏联文学》，《文学报》，莫斯科，1990年，第27期。

为,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她囊括了20世纪90年代以前用俄语和苏联境内的其他语言写成的作品,不管它们写成、发表于苏联境内,还是境外。这都是同一文化传统源头分流出的大河和小溪。但是它们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我们将苏联文学分为中心文学和边缘文学。凡是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的就属于中心文学,反之则属于边缘文学。我们在充分肯定中心文学的成就的同时,也对边缘文学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可以把苏联文学的发展过程看成是巴赫金所谓的对话。不管中心文学,还是边缘文学都是处于对话中:《交响曲》以前卫的叙述方式与19世纪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在对话。《切文古尔》用夸张的语调同当时流行的建设题材作品进行着对话。《静静的顿河》以“人的魅力”的审美标准同通常作品中的善恶伦理标准进行着对话。《癌病房》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间有关于价值观念的对话。从对话关系着眼来观照苏联文学,也许会获得一种新的视野。我们在本书的某些地方试图揭示这种对话关系。

作为外国人,我们站在遥远的地方,看到了一个伟大的国家的终结。这就有可能对她的文学作比较超脱的描述。在前三篇中,我们力图用韦勒克所说的“文学史上的进化概念”^① 来观照苏联文学的发展过程。第一个时期:创新和争夺文化霸权(1932年以前),不管是世纪之初的象征派、阿克梅派、无产阶级诗人和未来派的更替,还是20年代的文学团体之争,也不管是艺术表现方法的创新,还是总体的创作原则的探索,都有基本的指归,就是当事人无不怀有以我之创新一统天下的意气。这个时期的文学洋溢着年轻人的

^① 参见韦勒克的《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4—59页。

·引言·

青春活力。第二个时期：中心、边缘、对话（80年代以前），随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的中心话语与边缘话语的分野。苏联文学至此进入鼎盛时期，最成熟、最完美、最有大家气派的作品大都产生于这个时期。第三个时期：暮气、危机、多元（苏联解体以前），该时期的苏联文学出现了明显的回顾过去，重写历史的“衰老”迹象，文学也为苏联社会出现的各种危机敲响了警钟，作品的思想观念和艺术手法都出现了多元化趋向。在第三章第二节中，我们有意识地将充满青春朝气的20年代小说与暮气已盛的80年代小说作了对比。在这三章中，对一些本身极重要、却又被我们翻译界、研究界遗忘的作品作了评介，以弥补文学史的空白。如《交响曲》、《圣谢尔基传》和《契革木的桑德罗》等作品。

在第四章中，我们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苏联，文学有什么作用。我们认为，在苏联，作家、读者和政治领袖都赋予了文学沉重的社会使命感，试图借助文学创作和审美接受来完成教育人、改造社会和改造世界的宏伟任务。不管是处于中心，还是处于边缘的作家，在创作任何主题，任何题材的作品时，都有较明确的使命意识。本篇集中探讨了被我们的研究者忽视的拯救灵魂深度模式、弥赛亚意识和宗教意识等现象，以揭示苏联文学介入生活的方式。教育和拯救灵魂深度模式以及文学中的宗教意识，表现出作家借文学以教化人心的强烈愿望。回归自然的呼唤和抒发弥赛亚情结，则是作家改造自然、改造世界的心迹的艺术表白。

由于我们学识和能力有限，错谬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同行和同好指教。

本书得到美国亚洲基督教高教联合董事会资助。对关心和支持本书写作、出版的所有的人，我们在此表示谢忱。

第一章

创新和争夺文化霸权

(1932年以前)

在20世纪前30年中，俄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政治震荡，完成了从旧到新的转型。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的历史车轮出了轨。1905年革命，无产阶级气势非凡地登上了历史舞台。1917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以伟大的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发动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上层建筑的巨变给俄国文学带来了全新的内容。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富尔曼诺夫、巴别尔、符·伊万诺夫、马雅可夫斯基和勃洛克等作家、诗人用自己的笔高奏了“革命音乐”（勃洛克语）。有很多文学史和有关专著都详尽地探讨了革命和新的社会体制在文学中的反映。这无疑是正确的，十分必要的。

苏联文学还是呈现出了另一种精神景观。

处于转型的苏联文学（广义的，包括十月革命前十多年的文学）^① 是很不寂寞的，流派林立，观念杂呈，每一个流派兴起之时，都自豪地声称：我们代表崭新的、未来的唯一的艺术。文学流派面貌各异，彼此消长，不断更替，而它们的精神实质上始终没变：在告

^① 这种说法的依据是，有很多《苏联历史》（История СССР），都是从古至今的俄罗斯通史。

别旧的文学传统之际，要以我为样板，建构全新的涵盖文学和艺术的观念和方法。象征派以新艺术唯一代表的身份宣告了现实主义的衰颓和消亡。它独领风骚没多久，阿克梅派就粉墨登场，如法炮制一番……无产阶级文化派，十月革命后的“拉普”，都以新艺术、新文化的唯一的创造者自居。所有这些流派和人物都未能摆脱这样的情结，我是新艺术的唯一代表。

在这个时期，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和意识中的争夺文化霸权互为表里。艺术上有所创新的艺术家和流派出现时，他们总是想把自己的新东西推广到天下；夺取霸权的资本就是艺术上的创新。争夺文化霸权既可能为创新提供条件（对自己的流派而言），也可能窒息创新（对其他流派而言）。

“文化霸权”的概念是葛兰西在20—30年代提出来的。争夺文化霸权的实践在苏俄早就开始了。这个时期文学运动的最高目的就是争夺文化霸权。俄共（布）中央1925年6月18日的《党在文艺领域的政策》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但是需要指出文学领域的领导权属于具有物质和意识形态潜力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作家的霸权（гегемония）暂时还没有，党应该帮助他们争取到获得这一霸权的历史权利。”^①这个决议是在否定“拉普”争夺文化霸权的前提下，提出无产阶级作家的霸权的问题。

创新和争夺文化霸权，是由苏联作家的文学功利观决定的，他们都认为文学艺术对世道人心有直接影响。十月革命前的若干流派都认为，自己的全新艺术首先会影响文艺家，进而影响读者，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宣布要创造崭新的无

^① 《苏联时期的文学运动·资料和文献》，莫斯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99页。

产阶级文化，以取代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他们的初衷也许不错，但发展为宗派主义，排斥异己，就违背初衷了。

创新和争夺文化霸权是该时期苏联文学的基本精神追求，是理解本篇所讨论的作家作品的文化背景。这里的作家有的是开派人物，有的是以自己的创新试图成为文坛盟主的作家。文化霸权产生的标志是下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形成。

第一节 《交响曲》：俄国传统小说的终结

美国学者认为，安·别雷的写于1913—1914年的长篇小说《彼得堡》宣告了俄国古典小说的终结。^①实际上早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别雷就用他的《交响曲》这样一部独特的小说为俄罗斯的传统小说划上了句号。维·什克洛夫斯基指出：“没有《交响曲》，就不可能有俄罗斯的新文学。”^②诚哉斯言，别雷用他的这部作品发动了一场小说革命。

这四部总题目为《交响曲》的作品是：第一部《北方交响曲》（又称为《第一英雄交响曲》），作于1901年，1904年发表；第二部《交响曲》（又称《戏剧交响曲》），作于1901年，发表于1902年；第三部《回归》，作于1901年，发表于1905年；第四部《雪杯》，作于1902年，发表于1908年。

^① 《从普希金到帕斯捷尔的俄罗斯小说》（英文版），耶鲁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页。

^② 维·什克洛夫斯基：《安·别雷》，《俄罗斯现代人》杂志，1924年，第2期。

故事及寓意

因为国内尚无对《交响曲》的介绍，我们不得不先介绍各部的内容。

第一部《北方交响曲》，是一部童话式的作品。故事梗概是：一个国王临死时，将国家托付给王子。王子即位后某日，从北方来了一群巨人，年轻的国王和王后抛弃了自己的臣民，逃往北方，隐居在林间空地上的一座高塔中。不久王后生下了公主。公主长大后，林中的一个长着羊角的勇士爱上了她。公主把他视为兄长，拒绝了他的求爱，老王在棺椁中，差天鹅来召公主归国。公主归国途中，遇到了永恒女神，她表示愿意献身于女神。公主归国后作了女王，给臣民带来了光明。一天，一只神鸟飞入王宫，这是永恒女神的使者，女王随之乘风而去。

《北方交响曲》表现了光明与黑暗，短暂与永恒之间的斗争。作品的主人公——公主和年轻的勇士，在巨人、怪兽、魔法师等等的包围之中，他们不断与之搏斗。在第四乐章中，他们在宁静中期待着天堂的幸福。

第二部《交响曲》写的是莫斯科的市民社会，这是一部启示录式的作品。作品描述了莫斯科的激进的民主派、发疯的哲学家、平庸的官史、傲慢的贵族。写了党派论战、剧场喧嚣、宗教仪式、旅途颠簸。民主主义者爱上了女神“童话”（名字），后来这位民主主义者悄然死去。神秘主义者、苦行僧穆萨托夫也为“童话”而倾倒。他把“童话”称为“笼罩在太阳里的妻子”。最后穆萨托夫作了预言家，他预言了新的圣母和新的圣子将在1900年出现。

这部小说具有一定的自传性。穆萨托夫的先知般的预言，表现的是安·别雷在1900年所经历的启示录式的精神历程。穆萨托夫

神秘的幻觉正是别雷和他的同学谢尔盖·索洛维约夫的神话般的幻觉的具体反映。别雷在1901年2月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对世界的某种改观的期待已经疯狂，我开始感到，我们已经到了结束旧的历史、让‘已死者复活’的新历史的边缘。此时从报纸上得知一颗新星燃烧了（很快就熄灭了），又报道了这样轰动一时的消息，说这颗星正是伴随圣子耶稣诞生的那一颗。谢尔盖跑来，激动不已地对我说，‘已经开始了’。有三天，我们都觉得开始了具有启示录重要性的伟大事件，我们亲昵地用下列术语来描述我们的神秘的象征物：‘安慰之神’，将在历史中成为基督般的体现（人格化），他作为圣子即将出生；他的母亲将成为象征宗教的女人（笼罩在太阳中的妻子），这种宗教将产生新的圣经——第三约……星星的闪现，在我和谢尔盖看来，是‘圣子’已经出生的标志。……在我们之中产生了一种戏拟我们的神圣体验的风格；正是这种戏拟风格给了我第二交响曲的主题。”^①

第三交响曲《回归》，展示了天上世界与尘世的一致。在天上，一个小孩栖居在海边危岩上的石洞里，常有海蛇，圆头怪物等等试图致他于死地。有一个老头时常来帮助小孩，给他以安慰。在现实世界中，小孩变成了正在攻读硕士学位的汉德里科夫，圆头怪物变成了编外副教授岑赫，他时时刻刻都在设法迫害汉德里科夫。当汉德里科夫通过了硕士论文之后，两人发生冲突，岑赫找来巨蟒吓唬汉德里科夫。正在他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时，精神病医生奥尔洛夫（天上的老头变的），派一个鹰一般象貌的男人，把他接到疗养院。汉德里科夫受到了奥尔洛夫医生的关照，颇感安慰。当奥尔洛夫出国时，汉德里科夫投湖自尽。在小说第四篇第十章中，汉德里

^① 苏联国立中央文学档案馆，第17全宗，第18号目录，第21页。

科夫又成了天上世界中的小孩，又受到老头的庇护。

《回归》的整个叙述结构表明了一种纯东方的观念：人间的世界与天上的世界是一致的。在我国的《说岳》中，我们看到：尘世中的岳飞，是天上的大鹏鸟的化身，而秦桧之妻则是天上的女星官的化身，他们把天上的恩怨带到了尘世，经过几番痛苦，尘世洗礼，他们又回到了天界。这种观念在原来的俄罗斯人中是没有的，这是受符·索洛维耶夫的“万物统一论”影响的结果。索氏的学说主要源于印度的《五十奥义书》。

第四部《雪杯》探讨了爱的问题。这里写了三个主要人物，上校斯维塔扎洛夫，知识分子亚当·彼得洛维奇，以及他们都同时爱着的女性斯维塔洛娃。在这种三角恋爱中，斯维塔洛娃曾到远方的修道院去寻找精神寄托。从那里回来后，她与亚当爱得更深了。上校发觉了隐情，便与亚当决斗，亚当身负重伤。当人们以为他已死，埋葬他时，他化身为屠龙者。斯维塔洛娃，也成了修道院院长。他们杀死了龙——上校的化身，带领人们走进沙皇的城门。斯维塔洛娃的眼中化出了一片天空。这部小说表现了由尘世的爱，向天国的爱的转化过程。

《雪杯》中的人物几乎完全失去了作为具体人的特征，而变成了纯粹的象征，而且这种象征性的形象还形成了一种观念阶梯：斯维塔洛娃是“笼罩在太阳中的妻子”在更高层次上的反光，上校斯维塔扎洛夫是启明星，朝霞的人格化，同时又是龙——与永恒相对的“黑暗时代”的象征，亚当·彼得洛维奇在《交响曲》的结尾中与基督的形象融合了，在作品形成的神话体系中，他又是个屠龙勇士。在人物这种象征中，形成了《雪杯》的富于想象力的观念：“黑暗的”时间与“光明的”永恒在人们的头脑中争斗不已，最后，人将克服时间的统治。

世纪儿的焦虑和升华

安·别雷的《交响曲》四部曲,构思于上个世纪之末,完成出版于本世纪之初,它充分体现了处于世纪交替、社会转型期的作者本人的复杂心绪,忠实地传达出了同时代人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焦虑。这已经超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小说世界里所表现的张惶情绪,奏响了俄国先锋主义的序曲。诚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开始越出现实主义的樊篱了,但安·别雷走得更远。

19世纪末的俄国社会在物质方面并未能与西欧国家一争高低,但在精神领域是超前的,那种先锋主义的精神惶恐不安象传染病一样,袭卷了俄国的知识分子。先锋主义的精神恐惧在俄国的诗坛上表现得是颇为充分的。别雷在《交响曲》中凸现了自己对时代的感受,和同时代的人们的精神世界。

在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中,别雷的人物感到了身心的极度疲惫。在《回归》中,作者描述了汉德里科夫的妻子成天忙于在大学听课直到天黑。“一道门开了,从门里跑出了背有点驼的索菲亚·契日科芙娜,她象疯子一样,冲下石阶。她饥饿难耐。她疲惫不堪。她惦记着丈夫。于是背有点驼的索菲亚·契日科芙娜冲下石阶,赶回冷冰冰的家中。”^① 后来她积劳成疾,中年早逝。

《交响曲》特有的片断间隔法(如电影文学剧本的行文方式),使作家在写妻子的疲惫的同时,也展示了丈夫的相同感觉。在同一页中,汉德里科夫有这样的内心独白:“把人拖出城又推进城。我们病倒了,就把我们治好,然后又摧毁我们的健康。把自个儿,我们把

^① 安·别雷:《交响曲》,文学艺术出版社,列宁格勒分部1991年版,第216页。凡引此书以下只注页码。